

芝加哥法轮功学员中国城大游行 声援诉江潮

【明慧网】据明慧网报导，到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日为止，已有超过十二万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控告江泽民。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来自美国中部十一个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国城举行游行，声援目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对江泽民罪行的控诉。

走在游行最前面的法轮功学员身着亮丽的炼功服，打着整齐响亮的腰鼓，随后则是“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等横幅，身着白衣的女士们手捧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学员遗像，呼唤人们的正义良知，走在后面的学员则手举“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等大量横幅，呼吁人们关注中国大陆正在兴起的诉江大潮。



游行队伍沿芝加哥中国城主干道永活街一路向北，经过舍麦街和亚珠街再原路返回。沿路经过的地

方，不少路人拿起手机拍照，有的向法轮功学员真诚地微笑致意，还有的伸出大拇指表示赞许。◇

一声“法轮大法好！”全车人逃过生死劫

【长春来稿】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事情过去快一年了，仍然历历在目，每当想起来就让人后怕。

我今年五十岁，长春人。我母亲修炼法轮功，我不炼。

去年八月十七日，我们一家四口及朋友夫妻一行六人，开车从北京回长春老家。这部车是两个月前新买的丰田霸道。

中午在兴城服务区吃过午饭，儿子把我换下，由他开车。当车行驶到距盘锦二十多公里处时，车的左后轮突然爆胎，车子失控，在高速公路上左右摇摆，摆动的幅度很大。车上的人都惊呆了，吓懵了，要知道这可是京沈高速公路、是东三省进京最繁忙路段，大车、小车、客车、货车一辆接一辆，又是暑假

期间，自己驾车旅游的人非常多。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儿子突然大喊：“大法师父救我！法轮大法好！”全车的人如梦方醒，立刻都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记得喊了几声，车停住了。大家急忙下车，把车推到路肩上，支起安全警示。这时才突然发现，就在我们车子失控的这三、四分钟内，在这么繁忙的高速公路上竟然没有一辆车通过，太神奇了！

瞬间，大批货车、客车、私家车象潮水一样涌来，呼啸着疾驶而过。朋友说：“好险啊！”

换好备胎我们继续前行。我问孩子：“你怎么突然想起喊‘法轮大法好’、喊‘大法师父救我’呢？”孩子说：“我奶奶告诉我的啊！咱这车上挂的这不就是‘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吗？！”

平时我没有在意车上挂的这个挂饰上写的是什么。在这危难时刻，这一句“法轮大法好！”就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让我们躲过了生死攸关的一大劫。

虽然我们夫妇俩和儿子未修炼法轮功，但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母亲修炼。我们全家及朋友全家早就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

我们是经商的，在生活中和生意上现金流量很大。我们总是大量的使用写着“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币，有时还传递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给生意伙伴。

经历此事，我们更加相信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现在我们全家和朋友都已走入大法修炼。◇

遭劳教所残忍酷刑 内蒙呼和浩特云柱义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呼和浩特市银行干部云柱义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1999年7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在五原劳教所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近期,云柱义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

以下是云柱义在内蒙古五原劳教所遭受的酷刑折磨:

一、遭受毒打 胸部软骨被打折

云柱义是2003年4月11日被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国保支队警察送到内蒙古五原劳教所的。

刚到劳教所,警察就强迫他立正姿势站在办公室当地。在警察的指使下,几个吸毒人员借口他站得姿势不对,对他进行了一顿拳打脚踢。其中一名劳教人员,冲他胸口就是一个掏心拳,一记重拳打的他当时就直不起腰来,口中喷射状呕吐达一米多远。此后,一个多星期他都吃不下饭、喝不下水。无论吃、喝什么,都得喷吐出去。劳教所的医生检查后说,没事儿(在云柱义解教回家后拍的片子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胸口部位的软骨被打折,弯向了里面)。当时他痛苦得直不起腰来,但他们还强迫站着,白天不让坐,晚上也不让睡觉。日夜都有警察和劳教人员轮流包夹监控。眼睛都不让闭一下,一闭眼,说就是在炼功,就有包夹监控人员用小棍敲打云柱义的头。

二、遭受电刑

在劳教所入监队的一个月呆够了,他们把云柱义转到了第三劳教大队。在三大队,他们看到体罚的办法不能转化云柱义,就强迫他参加奴役劳动,云柱义拒绝劳动。

一天晚上,警察把他叫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办公室里,一人手里拿着一根电警棍。一番训话后两个警察打开电警棍的开关就开始电击。他们用开着电的电棍捅开云柱义的上衣和裤子,专门电他的颈部、胳膊窝、脚心、大腿根部等敏感部位,一边电着一边骂着。

看到云柱义被电的满地打滚不出声,他们还冷笑着说:呵呵,还有点骨头。电火花啪啪的闪着,电棍头

在他的身上不停的杵着。一会儿,电棍已经把他的皮肉杵烂了,云柱义大小便失禁,身上、地上满是血水、汗水、尿液和粪便。后来警察骂骂咧咧的停止了电击,然后喊来一个劳教人员,命令道:把这里收拾干净,给他洗洗。云柱义被那个劳教人员拉到水房。他命云柱义脱光衣服,拿来一个洗脸盆,不顾他身上有伤口,用凉水从头向下往他身上浇。那时已是冬天,冰凉的水浇在刚被电棍电击后带伤的身体上,钻心刺骨的痛,就像要窒息一样,要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一口气来。洗完后,让云柱义只穿着潮湿的裤衩、背心,在办公室站到后半夜,才让回监室休息。

2003年冬天临近新年,劳教所里要召开揭批法轮功大会。大会是在露天场所开的,所有劳教人员都参加。那次会上,云柱义和另外几个还未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是被包夹人员挟持着进入会场的。云柱义等几个人一起站起来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喊声响彻云霄,震动了会场,震撼了所有在场的人。几名警察和劳教人员气急败坏地冲上来把他们打倒在地,把双手扭到背后戴上手铐,推推打打押着他们离开了会场,押回一大队监室走廊,强迫云柱义等低着头跪在地上,不准抬头。有劳教人员和警察看着,稍有不从就拳脚相加。

晚上,云柱义等几个被分开在几个大队,各自被关在一个偏僻隐蔽的办公室里,他们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和酷刑折磨。云柱义被戴着手铐押入一个办公室,被强迫面对墙壁跪着,上衣被脱去,裤带也被抽走。一会儿进来六、七个警察,其中有劳教所所长,教育科科长以及从各大队抽调的专管法轮功的警察和心狠手辣的警察(被劳教人员称作几大“杀手”)。有四个人各提着一根电警棍,其中两根电警棍有一米来长,打出的蓝色电火花有一尺多长。那个所长叫喊着:太嚣张了,我不信就制服不了你们,今天一定要让你们认罪伏法,一定要

让你们转化!然后对其他警察恶狠狠地说,好好教育教育他!然后就走了。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随后两名警察拿着一根黄豆粗细的绳子(他们叫警绳,是一种刑具),把他的胳膊绑起来倒背到身后,绳子几乎勒到了肉里,一下子就提到了脖子之上,固定到颈部,几分钟后云柱义的胳膊就失去了知觉,不一会儿,人也晕过去了。等云柱义醒来后,劳教所的医生给他听了听心脏,量了量血压。云柱义看是医生,就悄悄的对所医说:“你们叫他们不要再用刑了,我受不了了。”他看了看云柱义,然后站起来对警察说,没事儿,可以继续。他们把云柱义还未完全恢复知觉的双手再一次背铐起来。四名警察拿着四根电警棍在他的身上不停的来回电击。剧烈的疼痛不断的袭来,他不停地在地上翻滚。云柱义的身体很多部位皮肤都被电棍烤焦了,像是烤鸭的皮一样。电棍把他的眼皮烫焦了,很快肿起来了,眼睛也睁不开。嘴唇被电棍烫得肿得像香蕉似的,脸部和颈部都肿了,肿得很大。血水和汗液流满全身,有的地方烫伤伤口与衣服粘在了一起。身上的背心、裤衩和秋裤都被血水浸透了。他们电云柱义脚心时,他的脚蹬在了一个五大三粗的警察腿上,他提起军警皮鞋使劲往他的小腿、膝盖上踩,嘴里还骂着:他妈的,还要袭警。踩踏使他的一条腿严重受伤,但他们没有给他任何治疗。将近一年,他都是拉着一条瘸腿走路,还被强迫出工劳动。电警棍电光的刺激,使警察疯狂的脸涨得通红,四个壮汉在冬天不暖和的屋里,累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有删减)◇